

第二章

童少年和悔改信主前後

1926.4 - 1942.6



從小就會唱許多詩歌，每次母親傳道時都會帶著我（由我唱詩代替風琴）；但畢竟年齡太小，只是隨著大人走罷了，並沒有真實認識主。

一、童年和少年

除了早夭的大哥、二哥，我們共有六個兄弟姐妹——大姐、三哥、四哥、我（老五）、大妹和小妹。從小我就很傻，兄弟姐妹常叫我「憨徒」（松江話，即傻子），但感謝主，現在看來，我蒙主恩如此之多，與這個「傻」不無關係。

小學五年級之前，我都是在教會環境中長大的。教會裡（衛理公會的東恩堂和天恩堂）不但有公會的牧師講道，還多次請了宋尙節、王明道、趙世光……這些神所重用的僕人到松江開奮興會、培靈會、佈道會。教會學校也有主日學、聖經課，還有不定時的短期聖經學校（每次參加人數都很多），家裡每晚也有禮拜。這個環境對我十分有益（也是母親多年努力和奮鬥的目標），所以從小我就熟悉聖經的故事和教訓，也會唱許多詩歌（母親傳道時往往帶著我，由我唱詩代替鋼琴、風琴）。但畢竟年齡太小，只是隨著大人走罷了。當老師問大家：「誰是信耶穌的？」我會立刻高舉右手說：「我是信耶穌的！」但心靈中對神並沒有真正的認識。

讀五年級後，我開始進入反對神的叛逆期。母親為每個孩子都各買了一本新舊約小聖經，我也早就養成了每天早晨自讀一章或半章聖經的習慣，但一面讀、一面開始質問：「神為什麼要造魔鬼？沒有魔

鬼，人就犯不了罪啦！就算造了，若不讓蛇進伊甸園引誘夏娃，不也犯不了罪嗎？不犯罪，就不用受審判、不用下地獄，全都免了，也用不著主耶穌到地上來釘十字架了！不是更好嗎？」小小腦袋裡，好像神還不如我聰明、不如我有辦法。讀經讀到耶穌被請吃飯不洗手（主耶穌不講衛生），別人批評祂，祂反而把請祂吃飯的法利賽人罵了一頓：「假冒為善！」我心中就好不平、好生氣！諸如此類的問題越積越多，幾年裡就積了幾百個問題。「神啊，假如你真的存在，你得一個一個回答我這所有的問題，我才要信你，不然我就不信了！」

讀完五年級的那個暑假（1937年夏），正遇上日軍大舉侵華，飛機來松江扔炸彈、掃機槍，人心惶惶，趕著逃難。父親也從上海回來，帶著全家逃到東陽老家。那年暑假，大姐才剛結婚，姐夫（衛理公會的牧師）也與我們一起逃往東陽。但十一月後，日軍在上海登陸，一路燒殺，就快逼近杭州，連東陽也吃緊了。於是全家再次輾轉逃往姐夫在江西吉安農村的家鄉，住了半年多。我們上不了學校、讀不成書，生活水平下降，人心慌亂不定。南京中央政府遷都重慶，國土不斷淪陷，眼看著毫無打勝日本人的希望，在我小小的心靈中，初次感到人生真是「苦啊」，便越發埋怨神：「為什麼要造人？造了又允許人犯罪，還要懲罰和咒詛我們！」母親仍帶著全家天天做禮拜、讀聖

經、背聖經，我開始在禮拜中跟母親頂起嘴來，甚至還想跳池自殺。做人苦呀！都是神不好。如此，約有四、五年之久，我都在反對神。抗戰第二年（1938年）夏天，在神的恩典下（母親意外地得到一百銀元路費），受困於江西農村的全家大小（父親和三哥早已先後去外地找工作謀生），終於能離開江西農村，經涿洲、廣州、香港，返回上海租界，恢復上學並進入淪陷區，一年的逃難生活就此結束。

二、悔改認罪、信靠救主

與神鬧彘扭的那最後一兩年，雖然我尚未真正向神悔改，但也已經不像過去那麼反對神了。初二上學期，母親特意買了一本當時剛出版的《荒漠甘泉》（唐守臨選編，福音書房出版）送給我，叫我每早晨一面繼續讀聖經，一面按日加讀一段此書。神使用《荒漠甘泉》逐步開了我心中的竅，使我漸漸明白：不是神不能回答我那幾百個問題，也不是神做錯了什麼事，而是我（被造者）在神（創造者）面前那種驕傲狂妄、自高自大、自以為是的態度錯了，阻擋了神向我的回答。就算神回答了我的問題，我這顆小腦袋能明白得了嗎？神叫我回憶起，在幼兒園時的一件傻事：當時我跟一個姓周的男孩子特別要好，兩個人老玩在一起，合得來。當時我聽到大人說誰跟誰結婚的事，我就對大人說：「我要跟周某某結婚，我們兩個特別要

好。」大人笑話我：「你懂什麼呀？兩個男孩子要結婚？」我一聽，一肚子不服氣：「爲什麼我們不能結婚？我們要好，一定要結婚！」大人見我自以為是，說了也聽不明白，就走了。

現在回想起來，自己也覺得好笑。當時我的腦袋太小、太幼稚，說也說不懂；但長大後，即使別人不解釋，自己也會慢慢明白了。同樣，今天我在神面前一定要馬上弄懂這幾百個問題，豈不更是如此！我們被造者面對創造者的態度，最起碼也應該像嬰孩對父母、學生對老師那樣吧！首先得相信父母，知道父母不會錯，父母說什麼，不管明白不明白，照著做就對了；學生得信任老師，確知老師不會騙我們，老師教這是什麼字、怎麼唸、怎麼寫，那就是如此。這種謙卑和信任的態度，才是我們作學生的正確態度，之後就能按部就班地學習到更多的知識。否則，不相信老師、跟老師頂著幹，就什麼也學不到了。同樣，我若一直堅持這種自高、自傲、自恃、不信任的態度，那即使我下到了地獄裡，還是不會明白這幾百個問題。

立時，在聖靈的光照下，我第一次認真地在床前跪了下來：「神啊，饒恕我的驕傲和愚昧，我錯了。這幾百個問題我再也不問了，都交在你手中，不是我不要明白，而是照你所看爲合宜的時刻，一步一步光照我，使我明白（即便至死我還有不明白的也不要

緊，因深知末日復活時，我將被提、見主面，那時我將全明白，就如同主全明白一樣）。現在我只信靠你，你不會有錯的，你的話（聖經）也不會有錯。神啊，從今以後，你是我的父親、我是你的孩子，我接受耶穌作我的救主，我承認我是個罪人，求主用寶血洗淨我一切的罪……。」那天（1941年5月），我第一次感受到心中的平安，深知因我接受救主耶穌基督，聖靈已經進入我心，重生了我，有了主的新生命。開始喜歡禱告，讀經也有滋味、有亮光了。一步一步，許多過去的問題因著進一步認識了神、認識了基督，都不解自明了。感謝主，讚美主！主也引領我滿心喜樂地在人前公開承認主名：「現在，我是真的信耶穌了！」

翻開「中國教會史」……

以巴弗的母親為了營造孩子們的信仰環境，與丈夫一同搬到了杭州；隨著這個小家庭的獨立，整個中國也由帝制轉為民主共和。我們就一起來看看民國時期的中國教會：

教勢發展的黃金時期（1911-1919）

一、民國的成立給基督教帶來合法的地位（憲法明文規定：「人民有信教的自由」），再加上中華民國開國元勳（孫

文)及不少官員都是基督徒，無形中就提高了基督教在華的地位。所以1911-1919年間，宣教士及中國傳道人都享有空前的自由，可說是傳教的黃金時期，教會更有顯著的增長！

二、國民革命的成功，也激發出中國教會獨立自主的精神，意識到應從西方差會下獨立出來，讓中國同胞對教會有新的認同，因而開始了中國教會的自立運動。中國信徒也逐漸發現自己的宣教責任，有志建立自傳自養自立的教會，「中華基督教會」、「中國耶穌教自立會」分別在全國各地發展（1921年敬奠瀛在山東馬莊所建立集體生活的「耶穌家庭」，就是受自立運動精神影響而發展的）。這意識上的覺醒對日後華人教會的增長有很大的幫助！

本色教會運動時期（1919-1927）：

一、基督教在民國建國初期的發展是一段黃金時期，但是好景不常，不久之後，教會就受到五四運動嚴厲的挑戰。五四運動的起因是：中國在巴黎和會中，本以為可以戰勝國的身分爭回山東省之權益，然而當時以美、英、法為首的西方諸國未能秉持公義，支持維護中國主權的完整，竟將山東省權益交給日本。這便使得中國仇外情緒再起，也產生了對基督教的排斥。此外，當時五四運動的主要領導人深受西方理性、唯物、無神等思潮的影響，因而反對強調超自然上帝的基督教。

這股反宗教的情緒進一步地帶動1922至1927年間的「非基督教運動」，指教會為帝國主義的走狗、文化的侵略者。反

教群眾擁上街頭遊行示威，擁進教堂搗亂破壞，攻擊、劫掠傳教士。後來事實證明，這個運動是由當時還是秘密組織的中共暗地指使的。

二、面對「非基」的挑戰，教會在反省之後，以「本色化運動」予以回應。意圖在組織、經濟和神學思想上脫離對西方差會的倚賴和控制；也開始嘗試尋找基督教與中國文化、社會融合的出路。可惜的是，參與討論的大多是新派的知識份子，而福音派的傳道人卻很少參與，所以並沒有建立起真正本色化的教會。

教會本色、自立、復興時期(1927-1937)：

這段時期的中國，政局多變、戰火紛飛、物質匱乏、人心空虛，但中國教會領袖卻應時而起，在屬靈工作上取代了西方傳教士。例如：北平王明道(基督徒會堂)、山東敬奠瀛(耶穌家庭)、福州倪柝聲(基督徒聚會處)、宋尚節、計志文(伯特利佈道團)，他們皆能獨立於西差會外，熱心傳道、建立教會；直接從聖經領受亮光，有著相當本色化、大眾化的講道。在他們的推動下，中國大地掀起了大復興運動，也真正邁開了自立、本色化的步伐，更裝備中國教會面對抗戰時期的苦難。

※有關「民國時期的中國教會」可參閱《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》頁X I --- X VI